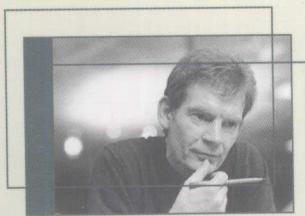


苏忱 著

再现创伤的历史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

◆ 苏州大学出版社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苏忱 著

再现创伤的历史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GRAHAM SWIF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现创伤的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苏忱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1137-219-9

I. 再… II. 苏… III. 斯威夫特, G. -小说-文学研究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407 号

再现创伤的历史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

苏 忱 著

责任编辑 汤定军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212300)

开本 890 mm×1 240 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6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219-9 定价：2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言

王守仁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中艺术成就较为卓越、创作风格独具特色的作家之一。斯威夫特于1980年正式涉入文坛,其第三部长篇小说《洼地》曾于1983年获得英国小说“布克奖”提名。欧美学术界和评论界对该作品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使斯威夫特成为英国文坛颇受瞩目的新星。其后,作家笔耕不辍,又出版了多部备受好评的作品,1996年《最后的遗嘱》一举摘得当年的“布克奖”桂冠,奠定了斯威夫特在当代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

斯威夫特的作品在欧美评论界受到重视,相对来说,中国学者对其小说创作的了解和研究是很不够的。苏忱的《再现创伤的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是国内首次对斯威夫特进行的系统学术性研究。苏忱在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和相关研究资料以后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斯威夫特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8部,而评论界讨论的焦点一直聚焦于《洼地》之上,而且研究的视角大都是沿袭哈钦(Linda Hutcheon)关于“史学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的理论和话语,套用怀特(Hayden White)、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当代学者对历史的理论分析,认为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旨在讨论历史是如何被建构成一种叙事的。苏忱通过自己的文本阅读强调了创伤事件在小说历史叙事中的意义,揭示



了斯威夫特文学创作中一直延续着的叙事模式。斯威夫特每部小说的人物在叙事开始时其生活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现实生活的危机迫使他们回顾自己的过往或人类的历史。作家在作品中着力刻画的皆是背负着创伤生存的人们,在过往的人生里,他们都曾经历过种种灾难、痛苦等创伤事件,这些事件一直萦绕在他们的生活中,使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变得疏离、与他人的沟通变得困难。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希望通过历史的追溯寻求现实存在的意义,以排解内心的苦闷。苏忧对斯威夫特的研究由创伤出发,深入剖析了小说中创伤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叙述者在面对创伤历史时不同的叙事心理决定了其不同叙事策略的使用。苏忧的研究认为,以叙事形式出现的历史在斯威夫特的文学创作中不是旨在呼应当代学者对历史相对论的讨论,而是思考和弥补了激进历史主义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作家使用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式不在于附和历史的虚构性论说,而是旨在强调历史在叙事中失去客观性地位,并不是历史本身使然,而是叙事使历史变得问题化。小说中创伤历史的持久影响证实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以及历史对于现在仍具有的意义,人们所需要的是以适当的再现手法建构与历史的关系。通过展现创伤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苏忧进一步发掘了斯威夫特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思想主题。应该说,她的研究关注了前人较少涉及的领域,对于进一步研究斯威夫特的小说创作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

《再现创伤的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综合了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和创伤研究的方法,以作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创伤意象作为切入点,对斯威夫特的小说创作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创伤研究是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新近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沃尔弗瑞斯(Julian Wolfreys)在《21世纪批评理论导读》中指出,文学批评中的创伤研究是以心理学界对创伤的分析和界定为基础的,尤其是创伤经

验的重复展演,其对意义和再现的拒绝和对聆听他者的伦理要求。沃尔弗瑞斯认为,创伤经验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创伤经验的叙事所具有的特点。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创伤批评者旨在从给定的文本叙事中分析出创伤叙事的诸多特点,指出隐含在文本中的创伤经验。与沃尔弗瑞斯所介绍的创伤研究方法不同,由于在斯威夫特的小说里创伤事件显在地呈现于作品叙事中,苏忱所探讨的是叙述者在历史建构中对待创伤事件的不同态度,使用的各种叙事策略和由此形成的不同叙事模式。她借鉴了当代学者拉凯布拉(Dominick LaCapra)对创伤历史叙事的分析,将小说人物对创伤历史的再现分为三类:规避、展演和安度,分析历史创伤、叙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展现小说叙事具有的特点和意义。斯威夫特的小说叙事表明,除了以进步话语为指导的宏大历史叙事反映着历史书写者规避创伤的意愿,小说叙述者所使用的各种“不可靠叙述”的手法皆透露或暗示着叙述者面对创伤时的心理状态。在分析各类“不可靠叙述”时,苏忱既使用了叙事学对“不可靠叙事”的讨论,也借鉴了巴尔特(Roland Barthes)对历史话语中“现实效应”的解读,而且特别指出了规避创伤历史的叙事中易为人忽略的“拜物式”叙事手法。对于斯威夫特小说中出现的诸如断裂式叙事、时态的频繁变更和开放式的结尾等小说实验技巧,苏忱认为它不仅仅体现了当代小说家在形式和技巧上的革新,而且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创伤历史对叙述者的持久影响,更有效地表现了创伤的展演。她在论述中深入剖析了叙事学中所讨论的“不可叙述的叙事”与创伤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从文本讨论的领域引入了对照片等现代“再现”手段的分析。与此同时,苏忱没有忽略创伤历史的书写对主体的影响,以及叙述者在书写过程中逐渐摆脱创伤历史的阴影而开启未来生活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评论界将斯威夫特小说中的历史叙事简单地归结为“史学元小说”的一种体现不足以表现作



家创作的深层主题和其对相对主义历史观的反拨。

《再现创伤的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以创伤历史为核心研究小说的叙事手法，涉及斯威夫特作品中历史、叙事、创伤、主体、伦理等诸多问题，较为全面地剖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主题，凸显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从创伤的维度分析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引入创伤研究理论既是此书的创新之处，而且在现实意义上，对创伤历史的关注也是要求人们关注“创伤”的意义，正视创伤即是面对人类的灾难、人性的弱点和生命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更加清醒地审视现在的生活、珍视存在的意义。

苏忱 2002 年考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于 2008 年 6 月顺利毕业。苏忱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进步显著。她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英国著名女作家莱辛的小说创作，而当时莱辛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研究斯威夫特的创伤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题，这都表明苏忱善于思考，具有较好的学术眼光。现在成书的这本专著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修改、提高、润色成型的，书中既有理论的探索，又有文本的细读。近年来她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作为苏忱的导师，我对她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也衷心祝福她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前 言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 1949—)是当代英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自1983年小说《洼地》问世以来,斯威夫特的作品一直受到评论界的赞誉和关注。他于1996年出版的《最后的遗嘱》荣膺英国小说“布克奖”,奠定了其在英国文坛的地位。评论界对斯威夫特小说的研究大都认为作家对历史再现的关注呼应了当代理论界、史学界和文学界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叙事的讨论。然而,学界的研究在套用怀特、福柯、哈钦等学者的理论之时,忽略了作品中再现创伤历史的重要意义、创伤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叙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创伤是斯威夫特的小说人物在历史回顾中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受创者面对创伤时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使他们在本能上意欲建构规避创伤历史的叙事,慰藉受创的心灵。然而,创伤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影响迫使叙述者在历史叙事中表现创伤的展演。同时,由于创伤的独特性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再现形式,斯威夫特的小说人物在叙事中探索了再现创伤历史的诸种可能形式,包括展演创伤和安度创伤的叙事手法。通过展现创伤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作家既表现了当代主体在历史认知的危机中所遭遇的困境,也肯定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人们与历史的关系没



有被割裂。小说对创伤历史的关注透露出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

本书从创伤历史的规避、展演和安度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斯威夫特的小说中创伤、历史叙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展现小说叙事具有的特点和意义。第一章讨论小说人物在规避创伤历史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他们或者在叙事中对创伤事件保持沉默,或者以“拜物式叙事”置换真实的创伤经历,他们叙述的不可靠性暴露了他们对创伤历史的掩盖。面对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他们把历史建构成“救赎”的叙事,从而使创伤历史的真实影响被粉饰和边缘化。叙事学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巴尔特对历史话语中“现实效应”的分析和小说明显地互文性运作都揭示了历史叙事中叙事主体的作用。虽然创伤在历史的叙事中被巧妙地规避,但是创伤所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规避创伤并没有排解他们生活中的困境,没有实现他们期望的“救赎”,反而加深了存在的痛苦。

本书的第二章分析作家是如何从文本和非文本两个方面探索再现创伤历史的可能形式。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揭示了历史叙事对创伤历史的规避,但是作品没有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历史真实再现的可能性。创伤经验的特殊性使创伤历史的再现拒绝了情节化的叙事,书写创伤主要是表现创伤的展演,即它对受创者的影响。创伤历史的叙事体现了叙事学中所讨论的“不可叙述的叙事”所具有的特点。在文本叙事中,斯威夫特小说中的主人公首先拒绝了宏大历史叙事对进步论的渴求和“救赎”叙事对创伤的遮蔽,继而着重突出了创伤历史在人们生活中的重复展演。小说在叙事语言和叙事结构上所体现的特点也展现了创伤的实际影响。对非文本再现的探索中,斯威夫特主要讨论了照片等现代媒介在记载创伤历史时的作用。小说讨论了文本与照片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文本叙事既可能抵消照片本来的意义,使照片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同

时也指出必要的和恰当的文本补充可以使照片成为创伤历史的见证。

第三章着重分析安度创伤历史的叙事和意义。斯威夫特小说的叙述者在历史的再现中意识到创伤的展演阻碍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主体陷入创伤历史的阴影中而看不到未来。小说人物安度创伤的历史叙事首先体现为叙事语言的改变，叙述者以“狂欢化”的叙事手法、简洁明快的语言和清晰顺畅的结构再现并反思了创伤的历史。其次，安度创伤意味着主体对创伤历史形成批判的认识。斯威夫特小说的主人公在历史的反思中重新审视了自己在创伤事件中的伦理选择，自己在创伤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放弃了作为受害者所具有的道德优越感，走出自我中心而关注他者，在以他者为尊的伦理关系中安度了历史中的创伤。

总之，创伤历史的再现是斯威夫特小说叙事的焦点，紧密维系着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思想主题。同时，对该问题的研究也融合了当代学界对历史再现的讨论所形成的各种方法和视角，拓宽了小说文本研究的空间和视野。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章 叙事与创伤历史的规避

第一节 拒绝创伤历史的叙事	(38)
第二节 粉饰创伤历史的叙事	(53)
第三节 规避创伤历史的影响	(79)

第二章 叙事与创伤历史的展演

第一节 创伤历史在文本中的再现	(102)
第二节 创伤历史在非文本中的再现	(134)

第三章 叙事与创伤历史的安度

第一节 安度创伤历史的叙事	(162)
第二节 安度创伤与主体认识的升华	(185)
第三节 安度创伤与主体情感的升华	(204)

结论	(221)
----------	-------

参考文献	(230)
------------	-------

后记	(252)
----------	-------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Narrative and Evasion of Traumatic Past	
Part I Narrative in Denial of Traumatic Past	(38)
Part II Narrative in Marginalization of Traumatic Past	(53)
Part III Impact of Evasion	(79)
 Chapter Two Narrative and Acting-out of Traumatic Past	
Part I Representing the Traumatic Past in Text	(102)
Part II Representing the Traumatic Past in Non-text	(134)
 Chapter Three Narrative and Working-through of Traumatic Past	
Part I Narrative of Working Through	(162)
Part II Working Through Trauma and Changing Perception of Self	(185)
Part III Working Through Trauma and Changing Perception of Love	(204)
Conclusion	(221)
Works Cited	(230)
Acknowledgements	(252)

导 论

当代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 1949—)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斯威夫特194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学习英语语言文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其后又曾进入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并没有完成关于狄更斯的学位论文。自198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糖果铺店主》(*The Sweet Shop Owner*)问世以来,斯威夫特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8部(*The Sweet Shop Owner*, 1981; *Shuttlecock*, 1981; *Waterland*, 1883; *Out of This World*, 1988; *Ever After*, 1992; *Last Orders*, 1996; *The Light of Day*, 2003; *Tomorrow*, 2007)和一部短篇小说集(*Learning to Swim and Other Stories*, 1982)。《羽毛球》曾于1983年获杰弗里·费伯纪念奖。《洼地》入选当年“布克奖”名单,并获得《卫报》小说奖、温尼弗莱德·霍尔特比纪念奖和意大利的普雷米奥·格林泽恩·卡伏尔奖等多项荣誉,出版伊始即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最后的遗嘱》在1996年荣膺英国小说“布克奖”,该作品奠定了斯威夫特在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斯威夫特的小说描写了背负着创伤生存的人们。小说叙事的开始,他们的人生都陷入了各种困境,现实中的焦虑与困惑驱使他们频频陷入对过去和历史的追忆。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他们都曾经历过种种灾难痛苦等创伤事件,这些事件一直萦绕在他们的生活中,使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变得疏离,与他人的沟通变得困难。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希望通过历史的追溯寻求现实存在的意义,以排解内



心的苦闷。过去和历史的再现成为斯威夫特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作家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关于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我写了很多,我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主题。我常描写几代人之间的关系……我对记忆是如何在每代人中间传承非常感兴趣”(Smith 43)。斯威夫特的每一部小说都延续着回忆性叙事的结构模式,小说人物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危机迫使他们回顾自己的过往或人类的历史。作品着重展现了负载着创伤的过去,基于不同的心理需要,创伤历史的再现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方式。小说人物既渴望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中规避创伤,又意识到直面创伤历史的必要性和再现创伤历史遭遇的困境,并且在叙事中探索了再现的诸种可能形式,同时小说人物在历史的反思中表达了安度创伤的诉求和努力。

当代文学界和理论界对再现历史的关注

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现代英国小说》中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文学时指出,对历史的关注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之一,“很多英国小说家再次转向了历史,回顾性作品一时蔚然成风”(Bradbury 451)。这一时期涌现的优秀青年作家除了斯威夫特之外,还有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巴恩斯(Julia Barnes)、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拉什迪(Salman Rushdi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拜厄特(A. S. Byatt)和麦克尤恩(Ian McEwan)等,他们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传统的依恋和对历史的关注。这些作家再现历史的手法各有不同,且各人迥异的视角也赋予了各自作品独特的历史沉思,但是他们都“对历史有着敏锐的触觉,以犀利的笔触探讨了历史的意义或历史中潜藏的深意”(Janik, “No End of History” 161)。

虽然有评论家对 80 年代以来英国小说创作回归历史的潮流颇有不满^①,但是当代历史小说并没有沿袭传统历史叙事的成规。80 年代涌现的这些作品无论在叙事技巧上还是在主题探索中都不再因袭传统的话语,为当时的文学界吹来一股新风,以致有评论家认为“这些小说超越了我们新近对当代小说的划分”^②。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对历史的思考是多元复杂的,所关注的主题一般有:历史是否已经或即将终结?人们与过去的联系是否依然坚固?完整地再现历史是否可能?历史对现实能有什么意义?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探讨方式中相同的是强调和肯定历史在理解现实中的重要性。80 年代英国小说创作对历史再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所致:战后英帝国的持续衰落、冷战的阴影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掀起的怀旧之风触发了作家把目光转向历史。詹尼克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显著地展现了历史小说的复苏和兴起,然而究其历史或文学史原因却是很难有所定论”,但是新历史小说在当代的高涨真实地反映了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渴求历史稳

① 有些评论家如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 认为,这些小说关注历史却回避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小说家的首要责任应该是描写现实中的“丑恶、不可理解的现象,且应跟随瞬息万变的步伐”。参见 A. S.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有的认为这一创作趋势是在回归到旧有的陈旧的小说形式中,是文学创作的倒退。参见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452.

② 评论家洛奇 (David Lodge) 把 20 世纪的小说创作共分为三类:一是现代主义文学,它认为艺术是自为的活动;二是反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它坚持意义优于语言;三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它打破了先前小说呈现的意义模式。参见 Del Ivan Janik. “No End of History”, 161。詹尼克 (Del Ivan Janik) 在文中认为,80 年代涌现的这些年青作家在创作中较好地综合了各类文学模式,在创作上各有其特点,体现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熟的一面。



定性的共同愿望(Janik, “No End of History” 186)。另一方面,欧陆的思想理论界尤其是法国的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对历史的理论质疑以及史学界对历史叙事的争论也引发了英国文学创作对历史问题的思考。最后是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叙事与历史再现之间关系的关注和新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兴起为小说家描写历史注入了新的动力,如拜厄特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兴起是与思想理论界对历史书写的反思分不开的(Byatt 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社会经历了“福利国家”的政策改革,经济曾一度复苏,直到1961年为止,英国经济实力一直位居西欧之首(陈乐民 13)。但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现象,经济增长缓慢,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则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英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英国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逐渐被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超越,英国的产品出口在世界所占份额也是逐年锐减,英国经济学家艾尔福特遗憾地将此称之为“对于一个曾经占绝对优势的贸易大国尤为可悲的下滑”(Alford 15)。在政治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大英帝国从世界霸权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殖民体系瓦解,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削弱。但是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战后的英国外交史是一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基调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概括地讲便是追求大国地位的历史”(周琪 3)。自从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以来,追求和维护大国地位便是英国外交的重要使命。这种“大国情结”更是深入英国人的血液之中,尤其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政府大肆宣传“历史价值观(以维多利亚时代为标准)”,“遗产、延续性、怀旧、传统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词语”(Behlmer and Leventhal 3-4)。20世纪70年代中期,“过去”在英国文化中已逐渐

成为审美的对象,一时间各类博物馆纷纷兴建,18、19世纪的文学作品或剧本频繁被改编上映,英国古典庄园在旅游业中蓬勃兴起(Trimm 1)。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大众文化呈现出对历史的怀旧。然而,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些学者在大众文化对英帝国的认同中反思了英国的国民身份问题,“英国性”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以至于“80年代的英国成了一个传统浸透的社会,追溯历史、谱写民族身份的叙事层出不穷”(Hewison 187)。在政治理论的推动下,一些英联邦的少数裔作家以文学方式书写各自的历史,丰富了关于英帝国民族身份的讨论。无论是大众文化掀起的怀旧之风,还是政治思想界对历史的利用,在80年代的英国,当人们沉浸在历史中的时候,历史却同时在离人们越来越遥远。“历史经历了大众化的结果:它越是被关注,就越变得不真实或不相关。过去已经不再是被敬畏或害怕的了,它已经被一直扩张的现在所吞噬”(Lowenthal xvii)。现实社会的危机、人们对历史的利用甚至滥用、人们与过去关系的变更都构成了8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中历史小说繁荣的社会因素。

当代理论界对传统历史观的质疑源自以法国思想家为代表的一批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有时也被称为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中涉及的理性、真理、主体性等思想的批判。依照詹姆逊的分析,后结构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抨击是对两种相互联系的分析叙事模式的批判,这两种分析叙事模式分别为“本原”(genetics)^①和“目的论”(teleological)模

① 英文 genetics 一般是指哲学研究的一个流派——发生学,它是一种方法论研究,旨在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其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注重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在此本论文援引张京媛的翻译,译为“本原”,但是其中蕴含的是发生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